



水滸故事

關江州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開江州

宋江因喝醉了酒，在江州^①潯陽樓上題下反詩，后被当地退职閑居的通判^②黃文炳，向蔡九知府告密；知府就將宋江押在監牢里，并派神行太保戴宗進京，送信給他父親蔡太師^③。

戴宗是宋江的好友，他在途中遇見梁山英雄朱貴，便一起到山寨商議搭救宋江的辦法。智多星吳用將計就計，請人寫了一封假的回信，叫戴宗帶給蔡九知府。不料他一时疏忽，錯用了蔡太師的官印，露出破綻。吳用等知道此信如被識破，宋江、戴宗兩人的性命一定難保，便立即派遣人馬下山，搭救宋江。

戴宗哪里會想到這假信上有破綻，就按期趕回江州，當廳便將信交與蔡九知府。蔡九知府見戴宗如期回來，非常歡喜；先取酒來賞了他三鍾，又親自

①江州 州名，在今南昌、九江一帶。

②通判 官名。

③蔡太師 就是蔡京。

接了回信，問道：“你見到太師么？”戴宗回道：“小人只住得一夜，便回來了，不曾見到恩相。”

蔡九知府拆開信，看見前面寫道：“信籠內許多物件，都收了。……”接着寫道：“犯人宋江，皇上要親自看看他，可用牢固的囚車裝着，密差可靠人員連夜解到京師。沿路不可走失。……”信尾寫道：“黃文炳之事早晚奏過皇上，一定就可派到實缺。”蔡九知府看了，非常高興，一面叫人拿一錠二十五兩花銀，賞與戴宗；一面吩咐手下趕造囚車，商量差人押解宋江起程。

過了一兩天，正要解發宋江起身，忽然黃文炳又來拜見蔡九。蔡九知府叫人請他到後堂相見。知府笑道：“恭喜你不久就可派到職司了！”黃文炳道：“相公怎麼知道？”知府道：“前天送信人已經回來。犯人宋江，叫解送京城。你的事早晚奏過皇上，就可升官授職。家父的回信中說得明明白白。”黃文炳道：“既然這樣，真是感激恩相的主薦。那個人送信如此快法，真是神行人了！”知府道：“你如果不信，就請觀看家書，便顯得并非瞎說。”說着，便叫仆人把家書遞給黃文炳。

黃文炳客氣了一番，便接過書信，從頭至尾讀了

●遞(勿) 傳遞。

一遍；又卷过来看了看封皮，只見盖的那个圖書很新鮮。黄文炳搖頭道：“这封書信不是真的。”知府道：“你看錯了！这是家父的親手筆迹，怎么不是真的？”黄文炳問道：“往常來信时，用过这个圖書嗎？”知府答道：“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曾用过这个圖書，只是隨手寫的。这次一定是圖書匣在手边，就順便盖了这个圖書在封皮上。”

黄文炳道：“相公不要怪我多話：这封書信是假



的，你被人瞞過了。相公！如今天下盛行蘇、黃、米、蔡四家字體^㉑，誰不多少學到一些？這個圖書是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用的，法帖^㉒文字上，有很多人見過。如今令尊已升為太師丞相，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？而且這是父親寄給兒子的書信，也不應當用自己的名諱圖書。恩相是個高明遠見的人，怎麼會輕率錯用？相公如果不信我的話，可以細細盤問這個送信人，他既到過相府，曾見過誰來。如果說得不对，便是假信。”

蔡九知府听了，說道：“這事不難，此人從來沒有去過東京^㉓，一盤問便知真假。”知府留黃文炳在屏風後坐着，隨即升廳^㉔，叫喚戴宗上來。蔡九知府道：“我幾天來事情很忙，沒有來得及仔細問你。你前日去京城，是從哪座門進去的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東京時，那日天色已晚，不知喚做什麼門。”知府又問道：“你到我家，是誰接待你的？留你在哪裏歇息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府門前，尋見一個守門人，接了書信進去。一會，他出來收了信籠，叫小人自去尋客店住宿。

㉑是指蘇東坡、黃魯直、米元章、蔡京四家字體。

㉒法帖 名家的字帖。

㉓東京 當時的京城，就是現在的開封。

㉔升廳 坐堂辦公事叫升廳。

第二天清早五更，去到府門前等候時，只見那守門人出來，把回信交給我。小人怕誤了日期，哪里敢再問備細，拿着信就忙趕回來了。”

知府再問道：“你見我府里那個守門人是多少年紀？是黑瘦的還是白胖的？長得高大的還是矮小的？有胡須的還是沒有胡須的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府里時，天色黑了；第二天早上，又是五更時候，天色昏暗；看得不十分仔細。只覺得那人不怎麼高，中等身材。大概有些胡須。”知府大怒，喝一聲：“拿下廳去！”旁邊走過十幾個差人來，把戴宗拖倒在地。

戴宗喊道：“小人沒有罪！”知府喝道：“你這廝●該死！我府里的老守門人王公，已死了幾年，如今是個小王看門，怎麼說成年紀大有胡須的人？況且守門人不能夠到府堂里去，凡是各處來的書信帖子，必須經由府堂里張千辦，才能去見李都管，然后再送到里面，才收禮物。如果索取回信，也須等候三天。我這兩籠東西，如何沒個心腹人出來問你底細，就胡亂收了？我昨日一時倉卒，被你瞞過了！快說實話，這封信是哪里來的？”

戴宗道：“小人一時心慌，要趕路程，因此不曾看

●廝(△) 就是“傢伙”或“東西”，是指人而說的。

得清楚。”蔡九知府喝道：“胡說！这賊骨头，不打如何肯招！來人啊，給我狠狠的打！”差人們知道事情不好，也顧不得情面，把戴宗按倒重打，打得他皮开肉爛，鮮血直流。

戴宗挨不住这般拷打，只得招認道：“这封書信确是假的！”知府道：“你这厮怎么得到这封假書信的？”戴宗告道：“小人路过梁山泊时，走出一伙强人來，把小人捉上山去，要破腹挖心。后来从小人身上



搜^㊸ 出書信看了，又把兩個信籠都奪去了，才饒了小人。小人知道回來吃罪不起，只求一死。他們就寫了這封書信，讓小人回來脫身。小人怕說了要受罰，所以就瞞過了恩相。”知府道：“是倒是了，中間還有些胡說！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同謀，搶了我信籠物件，還來這般胡說！給我再打那廝！”

戴宗由他拷問，只是不肯招認和梁山泊通情。蔡九知府又把戴宗拷問了一回，言語前後相同，就說道：“不必問他了，拿一具大枷^㊹ 枷了，關在牢里！”

蔡九知府退廳后對黃文炳稱謝道：“若非通判高見，下官險些誤了大事！”黃文炳又道：“眼見得這個人是結連梁山泊，圖謀造反，如不早除，必有后患。”知府道：“等他們兩個招了口供，立了文案，就押去市曹^㊺ 斬首，然後寫表申奏皇上。”黃文炳道：“相公高見極明。這樣，一來，朝廷知道相公干了這件大事，一定歡喜；二來，免得梁山泊強盜來劫牢。”知府又贊道：“你想得真周到，下官一定親自寫文書保舉你。”當日款待了黃文炳，把他送出府門；黃文炳便自回無為軍去了。

㊸搜(ㄊㄨ) 仔細的查找。

㊹大枷(ㄏㄞˊ) 是古時一件刑具，戴在脖子上。

㊺市曹 商店集中的地方。

第二天，蔡九知府喚當案黃孔目來吩咐道：“快把宋江、戴宗的口供寫在犯由牌上，來日押赴市曹斬首，免生後患。”

黃孔目和戴宗很有交情，但無法救他，只是暗暗叫苦。當天，黃孔目就對知府道：“明天是個國家忌日；後天又是七月十五日，中元之節；都不可行刑。大後日也是國家景命。要到五天之後，方可施刑。”

原來黃孔目也沒有別的好辦法，只想叫戴宗多活幾天，亦算是平日的交情。

蔡九知府听了，就依了黃孔目的話，直到第六天方才行刑。

這一天早晨，蔡九知府先差人到十字路口打掃法場。飯後點起士兵和劊子手，約有五百多人，排列在大牢門前等候。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。這時，江州府里有許多官吏、牢子，都和戴宗、宋江很好，却沒有辦法救他們，只是替他倆叫苦。

已牌時候，宋江在前、戴宗在後，被六七十个獄卒押着，推出牢門。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相視，做

●孔目 官名，專門管理文書。

●國家景命 就是國家的好日子。

●牢子 管理犯人的當差。

●已牌時候 就是上午九時到十一時。

声不得。江州府看的人真是挤得水泄不通，何止一
二千人！劊子手把宋江、戴宗押到市曹十字路口，用
槍棒团团圍住，叫宋江面南背北，戴宗面北背南，只
等午时三刻，監斬官到來开刀。众人看那犯由牌上
寫道：

江州府犯人一名，宋江：故題反詩，妄造妖
言^①，結連梁山泊强寇，通同造反；律斬^②。

犯人一名，戴宗：与宋江暗遞書信，勾結梁
山泊强寇，通同謀叛；律斬。

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。

那知府勒住馬，只等報來。这时，只見法場东边，
一伙弄蛇的乞丐，硬要挨入法場观看，众士兵赶都赶
不退。

正在吵鬧的时候，只見法場西边，一伙使槍棒賣
藥的，也硬要挨進來，又和士兵爭吵起來。这伙使槍
棒的說道：“就是京城里皇上殺人，也放人看。你們这
个小地方，却看不得？”

監斬官見了，喝叫道：“把这羣人赶走，不要放進
來！”这里嘈鬧未了，只見法場南边，一伙挑担的脚夫

①妖言 就是謠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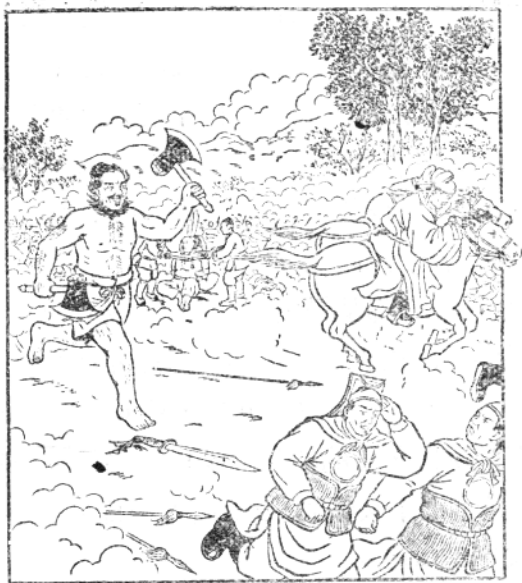
②律斬 依法斬決。

又要強換進來。士兵喝道：“这里那么多人，你挑到哪里去！”那伙人說道：“我們挑的东西是送給知府相公的，你們怎么敢阻挡我們！”士兵道：“就是知府衙門里的人，今天也只得从別处繞●着走！”那伙人索性放下担子，都拿着扁担，站在人羣里看。

不一会，法場北边，又是一伙客商推着兩輛車子過來，一定要換進法場里來。士兵喝道：“你們这伙人哪里去？”客人应道：“我們要赶路程，請放我們过去。”士兵道：“这里那么多人，怎么能放你！你們要赶路，从別的路过去！”那伙客人笑道：“你倒說得好！我們是从京城來的人，不認得你們这里的路，只知道从这条大路上走。”士兵哪里肯放！那伙客人齐齐地挨定了不动。四下里吵吵鬧鬧，挤挤攘攘，連蔡九知府也无可奈何。又見这伙客人爽快都站到車上，立定了看。

沒多时，法場中間，人分兩处，一个人报了一声：“午时三刻已到。”監斬官便道：“斬訖报來！”兩边的刀棒劊子手便去开枷；行刑的人便执刀在手。正准备动手，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見在車子上的那伙客人一听得“斬”字，便有一个客人从怀中取出一面小鑼，当

●繞(口玄) 繞圈子。



当当”敲了兩三声，四下里就鬧攘攘的一齐动起手來。

又見十字路口茶館樓上一个虎形黑大漢，上身脫得赤条条的，手提兩把板斧，大喊一声，像半天响个霹靂。他从半空中跳將下來，手起斧落，早砍倒了兩個行刑的劊子手，便望監斬官馬前砍來。众士兵急待提槍去刺，哪里抵当得住。众人連忙拥着蔡九知府逃命去了。

东边那伙弄蛇的乞丐，从身边取出尖刀，看見士兵便殺；西边那伙使槍棒的也大發喊声，只顧乱殺起

來；南邊那伙挑担的脚夫都掄起扁担，橫七豎八，打翻了好些士兵和看熱鬧的人；北邊那伙客人都跳下車來，推過車子，攔住了人。兩個客人鑽進法場里，一個背了宋江，一個背了戴宗。其餘的人，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，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，也有取出標槍^㉑來標的，江州兵馬哪一個敢近前抵抗。

原來這批人都是梁山泊眾英雄，扮作客商的這伙便是晁^㉒蓋、花榮等五人；那伙扮作使槍棒的便是燕順、劉唐等四人；扮作挑担的便是朱貴、王矮虎等四人；那伙扮作乞丐的便是阮^㉓氏三弟兄和白勝。這一行，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，帶領着一百多個小嘍羅，便殺將起來。

正在沖殺時，只見人叢中那個黑大漢，高舉兩把板斧，一個勁兒的亂砍亂殺。晁蓋等人却不認得，只見他第一個出力，殺人也最多。晁蓋猛然想起來：“戴宗曾說有一個叫黑旋風李逵的，和宋江最好，是個粗莽漢子，莫非就是這人？”於是叫道：“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？”那黑大漢哪里肯答應，掄着大斧只顧砍人。晁蓋便叫背宋江、戴宗的兩個小嘍羅，只

㉑標(勺|么)槍 古時一種武器。

㉒晁(彳么) 姓。

㉓阮(回×乃) 姓。

顧跟着那黑大漢走。

梁山泊的眾頭領都丟了車輛担仗，一行人都跟了黑大漢，直殺出城來。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，身上濺滿鮮血，仍在那里殺人。晁蓋便挺[㊟]着朴刀[㊟]叫道：“不干百姓的事，不要只管傷人！”那漢哪里肯听叫喚。一斧一個，排頭兒砍殺過去。

約莫沿江走了五六里路，只見前面一條大江，却沒有旱路。晁蓋等人正在叫苦，那黑大漢方才叫道：“不要慌！先把哥哥背到廟里去！”眾人到前面一看，見靠江邊有一座大廟，兩扇門緊緊地閉着。黑大漢一斧砍開，便搶進去。晁蓋等人進去一看，兩邊都是老松古柏，樹木遮映；前面牌額上，寫着四個大金字：“白龍神廟”。

小嘍羅把宋江、戴宗背到廟里放下，宋江才敢睜開眼；見了晁蓋等人，哭道：“哥哥！莫不是在夢中相會？”晁蓋便勸道：“恩兄不肯上梁山泊，才有今日之苦。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？”宋江道：“這個便是黑旋風李逵；他幾次三番要把我從大牢里放出來，但我怕走不脫，不肯依他。”晁蓋道：“却是難得這個

㊟挺(去|ㄥ) 拔出的意思。

㊟朴(女×)刀 就是短柄的大刀。

人！他出力最多，又不怕刀斧箭矢●！”

正談話間，只見李逵提着双斧，从廊下走出來。宋江便叫住道：“兄弟哪里去？”李逵应道：“尋那庙主，一起殺了！可恨那廝不來接我們，倒把鳥●庙門关上！我想拿他來祭門，却找不到那廝！”宋江道：“你過來，先和我哥哥众头領相見。”李逵听了，丢了双斧，朝晁盖跪了一跪，說道：“大哥，休怪鉄牛粗齒。”又与众头領都相見了，却認得朱貴是同鄉，兩人都很欢喜。

花榮在旁道：“哥哥，你叫众人只管跟着李逵大哥走，如今來到这里，前面是大江攔住，又沒有一只船接应。倘或城里官軍趕殺出來，將如何迎敌？”李逵便道：“不要慌！我与你們再殺進城去，把那个鳥蔡九知府也砍了！”

戴宗此时才苏醒過來，便叫道：“兄弟！使不得莽性！城里有五六千軍馬，若殺進去，必然有失！”阮小七便道：“远望隔江那边有几只船在岸边，我兄弟三个游水过去，把那几只船夺來載运众人，怎样？”晁盖道：“这个办法最好。”

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脫掉了衣服，各人插把尖刀，

●箭矢(尸) 就是弓箭。

●鳥 罵人的話。

便鑽進水里去了。三人約莫游了半里路程，只見江面上有三只船順着水勢飛也似的搖來。众人在岸上看時，見那船上各有十多個人，手里都拿着兵器。众人都慌了起來。宋江知道了，也忙奔到廟前去看，只見當頭那只船上，坐着一個大漢，倒提一把明晃晃的五股叉，口里吹着口哨。宋江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好友浪里白條張順。宋江連忙招手，叫道：“兄弟救我！”張順等見是宋江，大叫道：“好了！”飛也似地搖到岸邊。阮氏三弟兄見了，也就游了回來。一行人上岸來到廟前。

这三只船，為頭一只是張順，第二只船上是張橫帶領着十多個庄客，第三只船上是李俊帶領着的十多個賣鹽的伙伴，也是來江州救宋江的。

張順見了宋江，哭拜道：“自從哥哥吃了官司，兄弟坐立不安，可是又無法救你！前幾天又聽說拿了戴院長[●]，李大哥又不見面，我只得到穆[●]太公庄上，和穆弘兄弟商量，叫了許多朋友；今天我們正要殺進江州，劫牢救哥哥，沒想到哥哥已被好漢們救出，來到這里。敢問這伙豪傑，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么？”

●戴院長 就是戴宗。

●穆(ㄇㄨ) 姓。

宋江指着站在上首的那人說道：“这个便是晁盖哥哥。各位都來庙里坐吧！”

張順等九人，晁盖等十七人，加上宋江、戴宗、李逵，一共是二十九人，都到白龍庙聚会。——这就叫做“白龍庙小聚会”。

当时二十九位好汉正在白龍庙交談，只見小喽罗慌慌忙忙的跑進庙里报道：“江州城里的軍馬出城追赶，已經殺奔白龍庙路上來了！”李逵听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殺上去！”提了双斧，便出庙門。晁盖叫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众好汉相助我晁某，殺尽江州軍馬，再回梁山泊去！”众英雄齐声应道：“好！”一百四五十人一齐呐喊，殺奔江州岸上去。

晁盖命刘唐、朱貴先把宋江、戴宗护送下船。又命李俊、張順同阮氏三弟兄整頓船只。站在江边看时，只見城里出來的官軍，約有五六千人：馬軍当先，都是頂盔衣甲，全副弓箭，手里都使長槍；后面步軍簇拥，搖旗呐喊，殺奔前來。

李逵見江州軍馬近了，当先掄起板斧，赤条条地殺進敵陣，背后便是花荣等四將緊緊护衛。花荣見前面的軍馬都扎住了槍，恐怕伤了李逵，就偷偷取出弓來，搭上箭，望着为首的一个馬軍，驃地一箭射去，